

隣幾雜誌

宋 臨川江休復著吳懷古訂

康定中侍禁李貴爲西邊寨主妻爲吳賊所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聞犬之白乃前世爲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卽裹糧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卽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縣君

陸叅宰邑判訟田狀云汝不聞虞芮之事乎者司不受再執詣縣云不曉會得再判云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

李戡字邑問民間十否莫有疾苦否莫有孝悌否之類

有一患大風者藥云吾不療爾

都下弄蝸尾有五毒者三毒者云城西剝馬務蝸食馬血尤毒已亥歲中屢有螫死者

毒虺斷首猶能聽以噬人

御史臺閣門移文用撩頭牒章郇公判審官院張觀
守丞常用此例移審官時章爲翰林學士辨之張

以故事而止

客有投繯雲山寺中宿者僧爲具饌羞鱉甚美但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缶問行者卽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味特異

章仲鎮云章伯鎮勘會案歲給禁中椽燭十三萬條內酒坊祖宗朝用糯米八百石真宗三千石今八萬石

王介甫云明州有一講僧夜中爲鬼物來請講欣然

從命昇行數十里寘在猪圈中比曉方悟爲鬼所侮
張樞言說楊大年臨卒戒家人曰吾頂赤跌坐汝輩
勿哭驚吾旣而果然家人驚貌財復寤而寢遂卒釋
教頂赤生天腹赤生人足赤沉滯

梅聖俞云叔父爲陝西漕知客卒浴殮畢他婢欲竊
其衣其屍熱如火驚告家人遂傳于外或云不祥此
當有重喪俄而孀氏卒

持國按樂見絃斷絃續者笙竽之類吹不成聲詰之
云自有按樂器國家議忝尺數年乃定造樂器費以

萬計乃用樂工私器以享宗廟

又七廟共用羊一五方帝亦然溫成廟用羊豕各二
疑郊本用特後去特以一羊豕代之符后以永熙不
可虛配遂得升祔明德尚在故也后廟神德賀宋二
京尹潘奉慈劉李楊李升祔今獨章惠

永叔書法最弱筆濃磨墨以借其力

范希文成邊行水邊其樂之從者前云此水不好裏
面有蟲聲如隙謂之蟲乃是魚也荅云不妨我亦食
此蟲也

原父五十謚法一篇神化無方日尼耄期稱道日曠
卮言日出日周潔白不汚日皓

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讓木

胡瑗字翼之卒凶計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
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以師喪給假二
日近時無此事

王景芬職方邵氏婿常州人小兒四五歲甚俊爽病
將卒忽言翁婆留取某某長大必能葬翁婆景芬大
駭始改葬其父母邵不疑云

沈文通說故三司副使陳洎卒後婢子附語亦云生
不葬父母當得爲貴神今謫作賤貴足脛皆生長毛
云云

祖擇之押字直作一口字人問之答云口無擇言
司馬君實充史討白執政時政起居注皆並不載元
昊叛命北戎請地事欲就樞密府檢尋事跡以備載
錄龐洎自至史院商量孫朴兼修國史之任國惡不
可書會龐去相遂寢

江南一節使召相者命內子立羣婢中令辨之相者

云夫人頭上自有黃氣羣婢皆竊視之然後告云某是柁上火兒雜立使辨何者是柁人云面上有水波文是亦用前術

吳冲卿說其先君爲江州瑞昌令一卒力嚼巴豆如松子問其由始用飯一盃巴豆兩粒研和食稍加如藥凡盡則加巴豆減飯積以歲月至於純食巴豆此亦習噉葛之類

曹操嘗嚼葛

掌老太卿判太僕供祿享大牢只供特牛無羊豕公問禮直官如此不知羊豕牛俱爲太牢

太學生鄭叔雄用善鑿王尚書舉正知雜吳薦爲祕書省校書郎起居舍人范師道論列云山林有道之士大臣薦之不報而方投稷例輒行于是汝州孔叡除直講楊州孫侔除試校書州學教授大內都知張惟吉請謚禮官以惟吉前持溫成喪不當居皇儀爭之至明時宰不知典則阿諛順旨惟言頓足泣下緣此得謚忠惠

陳執中死禮官以前事不正諫請謚榮靈

寵祿光大日榮動不

成名
曰靈

陽興新語
大名府學進士劉建侯盜官書賣之搜索既切遂焚之又與妻同殺人取其金前殺七人事明白猶且稱寃府中謂之始皇以其焚書坑儒也

程琳尚書知府曰殺之其容貌堂堂言詞辨辨博莊生大儒之盜也

藥方一大兩卽今之一兩隋合三兩爲一兩

宋相公中朝書人郭忠恕司封二徐書佩觿集三卷楊法望之當官免私家上曆亦自買紙爲江南轉運使先移文江寧府要府官月俸米麥何人擔負磨麪

曾支腳錢

司馬君實侍先君知鳳翔府竹園中得一物如蝙蝠巨如大鴟莫有識者有自山西來者云此鼯鼠也一名飛生飛而生子每欲飛則緣樹至顛能下不能高判尚書禮部則尚書之職判禮部貢院則侍郎之職也其名表則員外之任也王禹玉帶綰職判禮部作三字猶不解百官謝衣表御史中丞署狀而舍人作表是兼尚書員外之職也

陳執中在樞府建排墻頭夏僭使人上歎樞府不得

人於是王黷張觀與執中皆罷

孫承旨自稱韓持國作維國齊廊大卿呼邵興宗作元宗

裕享昭穆各有幄次謂之神帳云

陳彭年所建

禮特體貴賤以爲俎實肩髀臑膊骼股左右前後賓主有儀今不復用司馬公說曾在并州見蕃俗頗存此禮其最尊者得羊臄骨其次頂馱骨又說婦人不服寬袴與襜製旋羃必前後開勝以便乘驢其風始於都下妓女而士夫家反慕之曾不知耻辱如此又

涼衫以褐紬爲之以代毳袍韓持國云始於內臣班行漸及士人今兩府亦然獨不肯服予讀儀禮婦人衣上之制如明衣謂之景景明也所以禦塵垢而爲光明也則涼衫亦所以護朝服雖出近俗不可謂之無稽

君實又說夾拜今陝府村野婦人皆如此男子一拜婦人四拜男子一拜城外則不然

子容判禮院見君實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今樂懸但聞金聲餘樂掩而不聞宜罷連擊次第見其聲

歐陽永叔修唐書求罷三班院乞一閑慢差遣俄除
太常禮院因巡廳言朝廷將太常禮院作閑慢差遣
耶、

子容說周廟制戶在東牖在西當中之分則辰也近
代宗室南向祔室猶在西壁祫享猶設昭穆位於戶
外南北相對

武功常景王簿說慶善宮有唐碣爲民藏窖蓋民恐
他人見之理認遠祖土田旁有慈德寺太宗所建會
昌廢寺猶遭毀圻武宗可謂能行令矣至大中復建

碑記尚存

肆赦宣德門登降用樂懸又排仗盡如外朝之儀
大典禮部吉儀五十有五其二十九日癸卯五龍壇
予奉勅於五龍廟謝晴廟廊竝頽毀寓宿殿東道士
之室亦無壇也

儀仗內五牛旗刻畫五色木牛豎旗于背載以舉狀
四人舁之按六典衛尉三十二旗十八日五牛旗皆
是繡繪旗幅若五牛以牛載則其他麟鳳之類亦當
如此矣

裕享行禮之際雪寒特甚上秉圭露腕助祭諸臣見上恭虔褻手執笏者惕然皆植廟主帝用白帔后用青帔覆行禮則發之方木爲趺薦以重禱置主於其上

塵俗呼野人爲沙魂未詳其義士大夫亦頗道之永叔戲長文賢良之選旣披沙而揀金吳頗憾之遷怒于原父云某沙于心不沙于面君侯沙于面而不沙於心愈怒焉

又嘗戲馬遵舊日沙而不哨如今哨而不沙

永叔云令狐揆著書數年乃成托宋公序投獻李夷庾夷庾問何人作序訊知其人使送銀二笏

龐相令制後舍人白署其名永叔云誥身後惟吏部判官誥院者當押字爾

林瑄王洙同作直講林謂王何相見之闕也荅云遭此霖雨今後轉更踈闊也王曰何故荅云值這短略蓋誣其侏儒矣

太祖忌宰相馬不入寺宗王計相乘馬入至佛殿東素无定制也駕往寺觀燒香中丞不從由入臺翌日

幸慈孝集禧宣召乃赴

供奉官羅承嗣任州西鄰人每夜聞擊物聲穴隙視之乃知寒凍齒相擊再贈之氈堅不受妻母來見其女方食其枕中豆贈之米麪亦不敢納遂挈其家居州南都下俗語謂之州南聚贍窮親四十口嘗辭水路差遣云法乘官舟載私物不得過若干斤重恐罹此罪乞換陸路差遣

秘書丞沈士龍者嘗建言害民事數十條漕司不行遂棄官歸關門不放過訴云母老病拘滯于此母必

不全亦關吏之罪也士龍竟坐檀去官守追官勒停舉主關吏一例見劾

李照譏王朴編鍾不圓後得周編鍾正與朴同議者始知照之妄

次道見鄭毅夫除省判語詞中間具官某又云云當詰詞前具銜云云中當云以爾云云

程侍郎言某爲御史接伴人使中丞張觀云待之以禮荅之以簡戡佩服其言又說高敏之奉使接虜伴使走馬墜地前行不顧翌日高馬蹶墜地戎使亦不

下馬張唐公將奉使王景彞云某接伴時舊例使副每日早先立驛廳戎使方出相揖某則不然先請我使立階下然後前挹登堦唐公云我出疆彼亦如此奈何遂却如舊例

王景彞判三班院云某笏記上凡使臣八千五百人差殿中丞蘇哀作簿簿成只有七千六人其餘搜括並未見

蘇儀甫使虜至虜庭傳宣求紫魚荅云雖是某鄉中物偶不賚來又云某篋中恐有試搜之獲弓家人納

楮中忘告之也

韓忠憲使虜其介劉太后之姻庸而自專私與虜使云太后言兩朝歡好傳云子孫韓了不知忽置一筵遣臣來伴因問太后有此語何故不傳忠憲荅云皇太后每遣使使人簾前受此語戒使人令慎重爾于是以手頂禮云兩朝生靈之福也

陳相伴虜使問隨行儀鑿司緣何得此名不能對或云隋大業中鑿集于供帳庫屋

文思院使不知從何得此名或云量銘待文思索或

說殿名聚工巧於其側因名曰文思院

李昉相致仕後陪位南郊病傷寒卒子宗諤內翰爲
玉清昭應宮副使自齋所得疾卒宗諤子昭述右丞
裕亨奏告景靈得疾卒三世皆死于祠祭之所
裴如晦云景德澶淵之幸軍費二十餘萬郊資用度
時一郊費六百萬今千餘萬貫矣

宋次道集顏魯公文十五卷詩百十八首多是湖州
宴會聯句書公必在其間又有大言小言樂語滑語
讒語醉語又和政公主碑肅宗女代宗母妹潼關失

守輟夫柳渾乘以濟孀妹首云平陽與娘子之軍于
司竹襄城行匹庶之禮於宋公常紉匡復之師於武
后皆前代所未有也

魯公顏元孫墓誌省試九河銘高松賦考劉奇劈曰
銘賦音律旣麗且新時務五條辭高理贍惜其貼經
通六所以屈從常第葬東京鷓店今作曜字

予奉使迂賀正使于雄州介曰唐中和自作借職割
俸錢與弟請至今四十年士大夫恐罕能如此

文 州羗人旄牛酥絕美又云河朔人食油湯餚以

荐酸漿粟飯

冀州城南張耳墓在送客亭後戎使林牙者由翰林
學士問知州王仲平仲平告之不知張耳何代人也
大使明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峨帽雪蛆大治內熱

己亥曆曰十一月大盡契丹曆此月小十二月十四
日夜纔昏月蝕戎使言竊謂已望時修唐書問劉希
叟云見用楚衍歷差一日宣明曆十一月當小盡
雄霸沿邊塘泊冬月載蒲葦悉用凌牀官員亦乘之

李昭遘右丞謂樞密程侍郎近日與蒲家刺權門事
謂之小火下程荅不惟小火下兼有人教頭

謝師直說北都李昭亮相爲寵嬖三夫人作水陸道
場羸州唐叟張三郎處主位李之祖父在賓位焚香
拜跪不勝其勞

北虜水寶羊腸文州羗取蛇韜首繞頭上治上熱
虜使云青貂穴死牛腹掩取之紫貂升木射取之黃
色乃其老者銀貂最貴契丹主服之又云馳鹿重三
百斤效其聲致之茸如茄者切食之又云大寒之毒

如中湯火着人皮膚成紫炮又云韃靼界上獵圍中獲一野人披鹿皮走及奔鹿又云女身國卽挹屢之地高麗新羅今是一國其主王輝用契丹正朔

太子中舍柴餘慶說其從叔內殿承制肅蔡州日掠房緡五千其憂愁焦煎之貌常如負人百千萬債者常在病幾歿纔開目問其子曰今日費幾錢

胡武平內翰丁母憂前一歲常州宅中海棠開白花余妹夫王伯先爲金壇縣令尉胡賓說

已亥秋穎壽民小不稔羣盜劫禾穎上令捕得因遣

之緣足益熾漕司劾令止嚴其禁

橄欖木并花如檣將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

余奉勅五龍廟謝晴司天監擇日供神位板太僕供羊司農供猪栗黃白益饌油肫脂菲菁葱明油大府供幣帛濕香少府供蠟燭將作供神位水火光祿供禮料蓮子雞頭胡桃乾棗饌鹽笋俎乾魚玉鮓鹿脯薑椒橘鼓魚兔鹿羊醢錫醋酒柴炭將作所供疊洗水香餅爾

梅二聖俞轉都官員外郎原父戲之詩人有何水部
其後有張水部鄭都官復有梅都官鄭有鷓鴣詩時
乎鄭鷓鴣梅有河豚詩可呼梅河豚耶

張唐公瓌修起居注同知太常禮儀事再疏乞毀溫
成后廟皆不降出

齊廊公開大卿曾爲三司檢法時李士衡克使章得
象洎黃宗旦爲判官公暇省中棊飲談謔每值雪天
畢命僚屬酒炙相樂李諮爲使置酒設藥梅而已今
都無此例

濰守解賓王恕登州交代胡俛許其伐官山於許原
許原今郡北十餘里世稱同州坊亦云許坊今爲民
田而無村矣

洛陽北有山泉卽湯所禱桑林之地有廟卽太乙之
祠俗號爲聖王近因旱中使請禱得雨乃奏請封爲
清淵侯失於檢詳地志致此謬

丁晉公調曹馬爲聖人夏英公嘗美李林雨之爲相
梁書儒林傳伏曼客聽事施高坐有賓客輒升高坐
爲講說今私家无畜此者

陽美雜記 一五
李宗諤諫議松相孫其父匿於李助家免難於李愚
侯趨州三房蘇爲郎中逢吉相孫其父藏李沆相家
免禍

上坡任長安倅卷一樂籍爲內所制則自求死家人
懼而從之後爲陝漕竟畱於家潔白而陋目曰聖獸
頭

歷表渚作號叫之號

二月三日疏決罪人開封府罪人宿車院中夜車上
有人伏其中執而毆之至死有司以爲大辟論二云

決臀杖二十刺配牢城宰相以爲大辟當爲流耳再
奏云上交云決臀杖二十諸公下殿方悟聖斷之精
審蓋此爲情可矜則當上請因降爲流今經疏決則
流下降爲杖矣

秘書監馬懷素編次圖書乃奏用左散騎常侍元行
冲等二十六人同于祕閣詳錄四部

韋述勤成國史蕭穎士以爲譙周陳壽之流

錢君倚云漢書律曆志鈞著一月之象又云輔弼執
王以翼天子科場舉人以爲賦題著疑是者玉疑是

之字監本之悞也

楊旼待制云經筵讀後漢書官冗亂政事多爲前侍讀削去如何進傳都無誅內官事如孔融符融傳但記孔老通家之舊談辭如雲等語樂道輩將舊藁刪去之復采關治道者以備進讀王隨作相病已甚好釋氏時有獻嘲者云誰謂調元地翻成養病坊但見僧盈室寧憂火房在杭州常對一聾長老誦已所作偈僧旣瞶引首幾入其懷實無所聞翻歎賞之以爲知也妙施正目說此

王逵知越州修城卒恭民至發墓輓錢公輔作倅視輓文有永和年號亦有孝子姓名者先塋無主棺骨尋亦見掘矣

京師神巫張氏燈炮燒指針療諸疾多効于用針者范景仁說其兄忽被神崇飲水併食菟椀召巫者視之旣退欲邀厚貨偃蹇不應命巫之神輒附兄之婢子云使彼救人苦却貪財利不來索香火如巫所禁祝之遂愈婢子亦不自知也

王介甫知鄞縣日奉行赦書節文訪義夫節婦得三

人其間一人可承姓童爲人與主庫謂之判子家中養疎屬數口奉寡姊承順不違甥不事家業屢負人債輒爲償之而不以告姊方欲奏上而代到不果聞以誑誤之過爲後宰所咎部中有兩道者常善遇之每有堤塘橋道之役令花募閭里修築不勞而成故事狀元及第到任一年卽召試充館職自蔡文忠始造文字得試孫奭尚書侍經筵上或左右瞻矚或足敲踏牀則拱立不講以此奭每讀書則體貌端莊

宋賈二相布衣時同詣宋三命云二公俱當作相更相陶鑄宋發卽不同賈雖差遲向後宋却相趣爾宋狀元及第知制誥賈在經筵舍人院試出身宋入叅大政賈試舍人宋命隔幕聞宋語二相道及前事自後宋罷爲散坡自楊徙鄆賈旣入叅一旦有內降劄子啓封則宋庠吳育可叅知政事賈手寫奏狀且喜前言之驗賈今爲僕射侍中宋吏部尚書樞密使同平章事韓欽聖好陰陽見二公說

聖節道場建起十三日樞府學士以下皆赴十四日

陽興雜記
中書會獨舍人與大卿監遙上下不過七八人
審刑奏案貼黃上更加撮白撮白上復有貼黃
國朝諸祠牲牢之數不等七室共一羊豕后廟溫成
亦一羊豕蜡享百神亦然然行事有滑稽者謂其分
張之微謂之迎猶也張瓌爲禮官議錢惟演謚文墨
錢氏諸子縗經邀執政訴其事石中立指其幼者以
告同列云此一寸金也諸錢數張二親在堂十年入
舍之語

介甫云輔嗣忠象謂馬者必顯之物欽聖云咸感之
義自晦而上至心則謂正吉悔亡

紂作炮烙之刑陳和叔云韓詩作烙漢書作烙

吳冲卿云莊子姑射今人盡讀作憚音義惟有夜射
二切

原甫云南陔白華六篇有聲无詩故云笙不云歌也
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无也

司馬君實說據禹貢河自大伾大陸又北爲九河則
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今之河朔處
勢高地又堅故少水患又漢兖州界在今河陽非禹

陳美補詩
貢舊境也

王禹玉上言請以正月爲端月正音與上名相近也
馮章靖云昏字本從民避唐文皇諱乃從氏尔孫文
公云從高低之低馮說文始慙已說未博

宋子京判國子監進禮記石經本并請邵不疑同上
殿以備顧問无何上問古文如何邵不疑對古文大
篆于六體義訓不通今人之淺學遂于一字之中偏
旁上下雜用古文遂致乖亂又問林氏小說必云亦
有長義然亦有好怪處上一一問之對云許慎說文
歸字從惟從士從帚從惟爲聲林氏云從追于聲爲
近此長于許矣許氏哭從哭從獄省文林乃云家犬
皦此怪也

董仲舒云以仁治人以義治我原甫云仁字從人義
字從我豈造文之意耶

李白詩君不見襄尚書古墳三尺蒿棘居問修唐書
李縉叔云又催又云冕宋次道云是檢校官與李北
海作對非齷齪人也

敬字左紀力反右普木反避廟諱改姓者爲苟且之

苟文章之文誤矣今雍相足也

邯鄲公周陵詩纔及春羔鼎祚移王介甫云春羔鼎祚天成詩語

王左丞濟州詩汶陽歸客司馬君實云其地則唐濟鄆州今易地矣又崇梵僧詩初謂是僧名乃寺名近東阿覆釜村名

司馬君實謂禮奏假无言爲是湯孫奏假爲證予以馮假无言爲是據傳晏子和與同異引此詩馮假无言爲證矣

齊桓公以燕公迭出境乃割地予燕然專割地之罪重于出境矣欲稱桓公之善反毀之也

張樞言太博云四明海物江瑤柱第一青蝦次之介甫云瑤字當作珧柱卽如蛤蜊柱卽韓文公所謂馬甲柱也二物無海腥氣鮫魚今之牡蠣是王莽食鮫魚當乾省爾褚彥回傳自淮屬北海江南無鮫魚有鮑三十枚者一枚直千錢不以頭數之又讀如鮑非亂臭者也

胡公謹云登州成內出鮫魚俗云決明可乾食

司馬君實云論語博我以文博學於文此文謂六藝之文

棧樸詩云遐不作人毛遠不爲人鄭初作人於義未安左氏乘武子能用善人引此詩杜預云作用也言文王能用善人合於能官人矣

司馬遷誤以子我爲宰我又以燕簡公欲盡去諸大夫而立其寵人作寵姬

白馬寺後有李穀蘇禹注李流等十宰相墓

退傅相公光化軍人少時薄遊武當村舍主人將殺以祀鬼安臥室中誦六天北帝呪巫者見星宿覆其上怖而却走退傅孫壻呂誨太博云

白水縣堯山民掘得誌石是貞半千墓云十八代祖疑自梁入魏本姓劉氏彭城人以其雅正似伍員遂賜姓員

左馮龍興寺殿陌氏所構至和二年重瓦栢椽大徑尺相僧守元八十三矣云此本樹法官引盜旁人得捕或以濫之於登不得爲旁又條有悞傷傍人謂在旁則判審刑錢象先得制云旁求儒雅胡竟坐自盜

將勒停賓王落職知建昌軍

吳春卿墓新鄭掘地深二丈五尺中更掘坡子纔足容棺既下棺于坑口上布栢團以遮之卽下土築不用輓斃吳氏墓其先亦如此

錢君倚學士說江南王公大人墓莫不爲村人所發取其磚以賣者是磚爲累也曰近江南有識之家不用磚塋唯以石灰和篩土築實其堅如石此言甚中理

沈文通學士與高繼方同事賀北虜正旦於幽州亦

效中國排仗法服宮駕

史記曆書云稊鳩先澤龐相云見夏英公文字中用澤作陂澤之澤余見宋子京謝長安有寶貝行搜奇物者畢萃焉唐諸陵經五代發掘皆空太平興國中貝衣冠掩塞長老猶見之

蘇侂言綿州二歲斷大辟一人鳳翔半年斷二十餘人

權文公不避諱論子舉謨事

劉師顏視月占旱問之云諺有之月如懸弓少雨多

陽新詩
風月如傾瓦不求自下

同州民調雨沾是爲爛雨

蒲城縣胡珣神道碑韓文公撰胡証書在尉廐友漕
近置夫子廟訪墳不獲矣

趙龍圖師民自耀過同說殺祔城有殺祔廟疑殺祔
亦是一兵械其秦禱兵之所乎

江州琵琶亭詩板甚多李卿孫惟畱一篇夏英公詩
流光過眼如車轂薄宦拘人似馬銜若遇琵琶應大
笑何須收淚濕青衫

趙師民罷華原過左馮同登排雲樓指中條口北所
謂襄山楊榮賦勿華蹈衰檢余靖初校漢書監本作
襄馳介問之云據郊祀志襄字誤矣

薛侏比部待闕蒲中出協律郎蕭悅畫竹兩軸乃樂
天作詩者薛蓄畫頗多此兩畫尤佳也

昭應溫泉鄭文寶詩云只見開元死事人不知貞觀
用功深

安郎侍郎云趙安王客長安購唐太宗骨塋昭陵下
一豪姪腦骨比求得甚艱

陽雜記
吳宣徽自延州以宿疾求蒲中乞免院職改大資政
尚書左丞呼大資不呼左丞府寮識體者門狀上添
政字

韓稚圭善飲後以疾飲量殊減吳資政云道書云人
多用於所長有旨哉

溫仲舒判開封府一進士早出探榜其妻續有人報
其父母船至水門亟僦驢徃省之至東門爲醉人毆
擊僦驢者又懼證左畱滯潛遁去府中以醉人亦有
指爪痕俱杖而遣之歸家號泣夫自外歸亦落第而

泣兩不相知其由徐知妻被杖請所司訴寃不聽於

州橋夫妻投河溺歿

天漢橋俗呼爲州橋

真宗聞之怒知府已

下悉罷去吳春卿云小刑責亦不可不慎也

京師西門外立尉專決鬪競事城裏外悉府尹主之
每三大節他官皆有休假唯府事愈多節日清明尤
甚鬪競日至數百件

長安有寶貨行有購得名玉魚者亦名玉梁似今所
佩魚袋有玉者銅者文丞相五千市一瑪瑙者府中
莫知何用多云墓中得之薛侏比部慶成軍觀太寧

官醮見禮服劔室貫緇者形正相似

梅摯陳洎劉湜假少常使虜後俱作省造北使宴閣門從之筵坐朶殿梅等以假官有升無降故事副綴兩制坐殿上逡巡不赴閣門副使張得一奏嫌坐位任不赴坐遂貶蘇盧袞上前端笏移南山不誣矣

張得一自閣門副求正副使引曹佾李璋列王貂作樞吳龐爲副以曹李中官外舍之親張未服云公朝豈私親耶吳云閣副侍中子若孫恩澤差別疏親又差降豈非用親耶意小絀又引非親例王云此邊任

張左請邊任遂正使名除潞州以潞州非人使路改目州宣古候代到赴請河又請不候代至具王日王則據扶判張伏法京師

夏守恩太尉作殿帥舊例諸營馬糞錢分納諸帥夏旣納一分魚軒要一分時王相德用作都虞侯獨不受又章獻上仙內臣請坐甲王獨以謂不當爾興國寺東大樞貂張耆相宅近須兵防衛不與以此數事擢爲樞密副使

呂文靖說作正字日值旬休丁晉公宅會客忽來招

遂趨往至則懷中出詞題簾外草寇萊公雷州制既
畢覽之不懌曰舍人都不解作文字邪呂遜謝再三
乞化筆增損遂注兩聯云當孽豎亂常之日乃先皇
違豫之初緣此震驚遂至沉極

曹貂利用將赴漢東入內供奉官楊懷敏盡逐其左
右且將上馬坐驛廳无人至使數輩立屏後時引首
來窺則揮手令去曹夙懷憂懼都此疑將就刑楊又
徐進云侍中且宜歇息遂閉室自經

天聖中後殿中欲放榜王沂公作相端笏立時有論
奏近歲陳龐作相案前摺笏讀姓名與百執無別制
勝關舊山山林染饒雪霜今墾闢爲稼土氣候與舊
不同夏英公少年作詩語意驚人野花无主傍行人
李程畫像在開元寺因雨摧壞吳冲卿云寺僧不好
事可惜今云此有榻本可令重畫如此李程在裏李
程子廓徒父過三亭渡爲小石隱足痛以呼父程云
太華峰頭仙人手跡黃河灘裏爭知有隱人脚跟
高敏之以鍾乳飼牛飲其乳後患血痢卒或以爲冷
熱相激所致

川峽呼梢工篙手為長年三老杜詩長年三老歌聲
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得名舊矣

府史胥徒乃四名男臣女妾是兩號都下吏人連名
府史婦女表狀皆稱臣妾非也

韓文公鄭儋碑文自號白雲翁令狐楚白雲表奏取
使府為名耳

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楊雄賦殊非南
史徐勉傳屬續方畢灰釘已具

楊文公讀閣讀書占城進獅子例進詩文公云渡海

鯨波息登山豹霧消為時激賞司馬法有虞城憾於

中國唐韻飾也司馬法夏執玄戈殷執白矛周左杖黃鉞
也

教坊伶人嘲釣客直樂云釣客擊杖鼓百面如一教
坊不如他齊整打一面如打百面可謂婉而絞

漢三輔縣谷今醒泉重泉秦先池陽三厚秦驪邑漢新豐

武后慶山天寶改為新豐謂平陵槐里茂陵興頻陽

美原殺翊華原同官蓮勺在下邦東

峽江船須土人撓水勢行之周湛郎中作夔漕建宮

不得差擾俄自沉一舟衆頗怪之

長安王瀆任度支員外郎卒妻高氏節度使瓊第九女前妻子經不孝供養殊闕瀆卒後十餘年經二子皆成立相繼卒亦喪明始首悔前咎克已反善云皆水丘婦并兄弟教經如此早夜策杖不廢定省上之不輟卒後水丘婦病癱其兄弟俱卒水丘氏遂絕

水丘

无逸作屯田員外郎

人謂神理不可誣矣

解池鹽歲課愈多而不精耆老云每風雨起鹽結須以杓翻轉令風吹則堅實今任其自熟其畦下者卒

虛軟吳左丞春卿云初任臨安日捕到鹽令舖戶驗之外界官鹽則刑經私鹽則刑重患爲舖戶所欺於庭下各取數帑裹之外用帖子題記置案上分舖戶作兩番去帖隔驗之然後絕欺弊始靳其驗法細詰之乃肯道云煮鹽用蓮子爲候十蓮者官鹽也五蓮以下鹵水滴爲私鹽也私鹽色紅白燒焰灰染其色以効官鹽于是嗅以辨之自是不用舖戶自能辨矣曹佾太尉長秋母弟張貂耆之坦牀始成婚貲裝甚盛請衣帳者增二十縑三月後盡歛持去訊之云本

房臥製未辨此皆假借來推延五六年竟不致一物
吳太資與曹宣猷同館伴話及此

錢明逸知間封府時都下婦人白角冠闊四尺梳一
尺餘禁官上疏禁之重其罰告者有賞

京師風俗將爲婚姻者先相婦相退者爲女氏所告
依條決此婦人物議云云以爲太甚

京師上元放燈三夕錢氏納土進錢買兩夜今十七
十八兩夜燈因錢氏而添

詩僧惠崇多剽前製緇弟作詩嘲之河分尚勢司空

曙春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多犯古古人言語犯
師兄

陝府昭宗御詩何處有英雄迎歸大內中河中逍遙
樓與大宗詩昔乘疋馬去今驅萬乘來氣象不侔矣
王重盈陝府構寺摹巧工圖壁悉沉于河今建初院
六祖等人多模寫

王文穆罷相知杭州朝士送詩唯陳從易學士云千
重浪裏平安過百尺竿頭穩下來龔公稱重之楊文
公在館中文穆或繼至必徑出他所亦然幾類爰晁

故事文穆去舉朝皆有詩獨文公不作文穆辭日奏
真廟傳宣令作詩遷延不送

吳春卿云往年學中置一桑螵蛸于筆格上巨擘緣
者無數檢月令視之乃螳螂生日日也

劉子儀侍郎三入翰林意望入兩府頗不懌詩云蟠
桃三竊成何味上盡鰲頭迹轉孤稱疾不出朝士問
候者繼至詢之云虛熱上攻石八中立在坐云只消
一服清涼散意謂兩府始得用青涼傘也

丁崖州雖險詐然亦有長者言真宗常怒一朝士再
三語之丁崖州輒稍退不荅上作色曰如此臣耐問
輒不應謂進曰雷霆之下臣更加一言則糞粉矣真
宗欣然嘉納

丁晉公在崖州方奕碁其子哭而入詢之云適聞有
中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嚇我耳使
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開封府尹大廳自周起侍郎奏真宗云陛下昔日居
此臣不敢坐自爾遂空不復居

李 兵部作陝西轉運使嘗至一州軍伶白語但某

陽美新誌
叨居兵部謬忝前行李大怒呂文靖相判許田柳灝
作漕府宴優人云尔是防城舉人有何文學柳卽泣
訴相坐此必宜真有怨嫌者故令辱某不得已送獄
鞫問遂至配

章相在翰林日嘗差知權開封府二十七日請僧在
家設七晝夜道場懼冤濫也

近歲都下裁翠紗帽直一千至于下俚耻戴京紗帽
御帽例用京紗未嘗改易也

朱子京說許相公序開西湖詩鑿開魚鳥忘機地展

盡江湖極目天

長安北禪寺笋石鄭天休資政題十字春至不擇地
路旁花自開刊之

李丕緒少卿說師頡作永興重進果客時府前有十
餘堵大墻蔽荒隙軍府蕭條寂無民事因搜訪碑碣
凡打三千餘木姜遵知府日內臣曾繼華來造塔遵
希明肅旨近城碑碣盡輦充塔基繼華歿於塔人所
謂之鬼誅也

紫閣山老僧文聰說晏相來遊山獼猴萬數徧滿山

谷僧言未嘗如此多也晏詩尋添獼猴之句

鳳翔李茂正幽昭宗於紅泥院制度殊褊小自據使宅令其家供養真衫衣赭袍龍鳳扇民獻善田令薄出租以佃之稱秦王戶後子孫以券收田有二孫府西土腴各百餘頃不十年蕩費盡今丐于市

岐府使齋前有百葉桃穀雨十日後結實大如拳猴部頭猿父也衣以緋優服韋布昭宗側梁祖受禪張御筵引至坐側視梁祖忽奔走號躑視其冠服全忠怒叱令殺之唐之舊臣无不愧作

安轡初唐教坊優人事李茂正一日作意將戮之遂逃遁經年復來茂正云无容身處還却來那時茂正燔長安絕還都之望答云暫來看大王耳歸長安賣桴炭足過一生豈无容身地耶

儀州唐神策義寧軍置使統之

太和年姚說充使李茂正墨制義州主公寺碑魏晉秦年督護漢熾太守王寶貴此卽漢熾城矣又有白馬令某碑所在亦名白馬寺按圖經並不載恐後湮

滅聊書記之

吳春卿殿試聖有謨訓賊用答楊二字自謂頗工考官張希顏不曉云只有對楊休命豈有答楊者耶旁一人云答卽對也乃及時文耳遂加一抹宋宣獻公綬編排卷子知其誤不敢移易也

向相延州詩四時常有烟糊合三月猶无菜甲生又有人嘲同州詩三春花發唯樗樹二月鶯啼是老鴉晏相言作知制誥誤宣入禁中真宗已不豫出一紙文字視之乃除拜數大臣奏臣是外制不敢越職領之須臾召到學士錢惟演晏奏臣恐洩漏乞宿學士

院翌日麻出皆非向所見者深駭之不敢言

真宗上仙明肅召兩府諭之一時號泣明肅曰有日哭在且聽處分議畢王文正曾作叅政秉筆至淑妃爲王太妃卓筆曰適來不聞此語丁峴州曰遺詔可改耶衆亦不敢言明肅亦知之始惡謂而嘉王之直也

宋相與高餽同發天府解日月爲常賦象字韻之押狀者以落韻先剝放近百人投牒云某不落韻取卷視之狀下有可想二字然賦亦紕繆其如落韻剝放

舉不伏高與甲

不記姓名

憂問或醉或睡伯庠更點檢

詩只五韻急呼二人起視之二君歡欣舉子慙忤而已

嘉祐二年歐陽永叔主文省試豐年有高廩詩云出大雅舉子諠譁爲御史吳中復所彈各罰金四斤

文相作吏部員外郎四年始遷官首尾五年作本曹司

尚書陳彭年姦諂時有九尾野狐之號晚節役用心神太過遂成健忘晁迥忽如奏對狀云晁迥獨不信

天書

澶淵之幸陳堯叟有西蜀之議王欽若勸金陵之行持疑未決遣訪上谷云直有熱血相潑爾後浸潤者以爲殊無愛君之心講和之後民安兵弭天意悅豫而妄相激以城下之盟爲耻須訓兵積財以報東門旣弗之許則說以神道設敬填服我心祥符中所講禮文悉起於此蒲卿云

萊公性自矜惡南人輕巧蕭貫當作狀元萊公進曰南方下國不宜冠多士遂用蔡齊出院顧同列曰又

與原奪得一狀元時爲樞密使

王大同太尉嗣宗知西京年踰耳順有一郎監當亦
年老以吏事被責大同忘已之年遽云年已老何不
休官作甚徐悟顧洛陽知縣蕭祕丞云我只要料錢
養家

上在東宮苦臃腫用赤小豆爲末傅之立愈

隣幾雜誌終